

圖文經典

「清」吳趼人 著

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

下



岳麓書社

圖文經典

〔清〕吳趼人 著

二十年目睹 之怪現狀

下



岳麓書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:图文本/[清]吴趼人著. —长沙:

岳麓书社,2010

ISBN 978 - 7 - 80761 - 396 - 1

I. 二... II. 吴...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

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75846 号

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(图文本)(上、下)

作 者:[清]吴趼人

责任编辑:彭卫才

封面设计:刘 峰 山和水工作室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0731—88885616(邮购)

邮编:410006

网址:www.yueluhistory.com

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90 × 1240 1/32

印张:19.375

字数:687 千字

印数:1—6,000

ISBN 978 - 7 - 80761 - 396 - 1/I · 918

定价:30.00 元

承印: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第五十五回 箕踞忘形军门被逐 设施已毕医士脱逃



德泉说完了这一套故事，我问道：“协饷银子未必是现银，是打汇票的，他如何骗得去？这也奇了！”德泉道：“这一笔听说是甘肃协饷。甘肃与各省通汇兑的很少，都是汇到了山西或陕西转汇的，他就在转汇的地方做些手脚，出点机谋，自然到手了。”子安从旁道：“我在一部什么书上看见一条，说嘉、道年间，还有一个冒充了成亲王到南京，从将军、总督以下的钱，都骗到了的呢。”德泉道：“这是从前没有电报，才被他瞒过了。若到此刻，只消打个电报一问，马上就要穿了。”

说话时，只见电报局的信差，送来一封电报。我笑道：“说着电报，电报就到了。”德泉填了收条，打发去了。翻出来一看，却是继之给我的，说苏、杭两处，可托德泉代去；叫我速回扬州一次，再到广东云云。德泉道：“广东这个地方，只有你可以去得。要是我们去了，那是同到了外国一般了。”子安道：“近来在上海久了，这里广东人多，也常有交易，倒有点听得懂了。初和广东人交谈，那才不得了呢。”德泉道：“可笑我有一回，到棋盘街一家药房去买一瓶安眠药水，跑了进去，那柜上全是广东人，说的话都是所问非所答的，我一句也听不懂。我要买大瓶的，他给了我一个小瓶；我要掉，他又不懂，必要做手势，比给他看，才懂了，换了大瓶的。我正在付价给他，忽然内进里跑出一个广东人来，右手把那瓶水拿起来，提得高与额齐，拿左手指着瓶，眼睛看着我道：‘这瓶药水，顶刮刮罗！顶刮刮罗！有仿单在此，你拿回去一看，便知明白了。’”听得我和子安都狂笑起来。德泉道：“我当时听了他这几句话，也忍不住要笑。他对我说完之后，还对他那伙计叽咕了几句，虽然听他不懂，看他那神色，好象说他那伙计不懂官话的意思。我付过了价，拿了药水要走，他忽然又叫住我道：‘俄基，俄基！’你猜他说什么？便是我当时也梭住了。他拿起我付给他的洋钱，在柜上攒了两攒，是块哑板。这才懂了，他要和我说上海话，说这一块洋钱是哑子，又说得不正，便说成一个‘俄基’了。”

当下说笑了一会，我不知继之叫我到广东，有甚要事，便即夜趁了轮船动身。偏偏第二天到镇江，已经晚上八点钟，看着不能过江，我也懒得到街上去了，就在趸船上住了一夜。次日一早过江，赶得到城

里，已是十二点多钟。见了继之，谈起到广东的事，原来也是经营商业的事情。我不觉笑道：“我本来是个读书的，虽说是我生来的无意科名，然而困在家里没事，总不免要走这条路。无端的跑了出来，遇见大哥，就变了个幕友，这几年更是变了个商家了。”继之笑道：“岂但是商家，还是个江湖客人呢。你这回到广东去，怕要四五月才得回来，你不如先回南京一转，叙叙家常再去。”我道：“这倒不必，写个信回去，告诉一声便了。”当下继之检出一本帐目给我。是夜盘桓了一夜。

明日我便收拾行李，别过众人，仍旧渡过江去，趁了下水船，仍到上海，又添置了点应用东西，等有了走广东的海船，便要动身。看了新闻纸，知道广利后天开行，便打发人到招商沪局去，写了一张官舱船票。到了那天，搬了行李上船。这个船的官舱，是在舱面的，倒也爽快。当天半夜里开船，及至天亮起来，已经出了吴淞口，走的老远的了。喜得风平浪静，没事便在舱面散步。到了中午时候，只看一个人，摆着一张小圆桌子，在舱面吃酒；和我招呼起来，请问了姓氏，知道他姓李，便是本船买办。于是大家叙谈起来。我偶然问起这上海到广东，坐大餐房收多少水脚。买办道：“一主一仆，单是一去，收五十元；写来回票，收九十元。这还是本局的船，若是外国行家的船，他还情愿空着，不准中国人坐呢。”我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买办道：“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取的。有一回，一个什么军门大人，带着家眷，坐了大餐房。那回是夏天，那位军门，光着脊梁，光着脚，坐在客座里，还要支给着腿，在那里拘脚丫，外国人看着，已经厌烦的了不得了。大餐间里本来备着水厕，厕门上有钥匙，男女可用的，那位太太偏要用自己的马桶；用了，舀了，洗了，就拿回他自己房里，倒也罢了，偏又嫌他湿，搁在客座里晾着。洗了裹脚布，又晾到客座椅靠背上。外国人见了，可大不答应了，把他们撵了出来。船到了上海，船主便到行里，见了大班，回了这件事。从此外国人家的船，便不准中国人坐大餐房了。你说这不是中国人自取的么！”我道：“这个本来太不象样了。然而我们中国人不见得个个如此。”买办道：“这个合了我们广东人一句话，‘一个小鸡不好，带坏一笼’了。”正说话时，又有一个广东人来招呼，自己说是姓何，号理之，是广东名利客栈招呼客人的伙伴，终年跟着轮船往来，以便招接客人的。便邀我到广东住到名利栈去。我答应了，托他招呼行李。这船走了三天，到了香港，停泊了一夜。香港此时没有码头，船在海当中下锚。到了晚上，望见香港万家灯火，一层高似一层，竟成了个灯山，倒也是一个奇景。次日早晨启轮，到了广东，用驳船驳到岸上。原来名利栈就开在珠江边上，后门正对珠江，就在后门登岸。

安息了一天，便出去勾当我的正事，一面写信寄给继之。谁知我

到了这里，头一次到街上去走走，就遇见了一件新闻。我走到一条街，这条街叫做沙基。沙基上有一所极大的房子，房子外面，挂着药房的招牌，门口围了不少的人，象是看热闹的光景。我再走过去看看，原来那药房里在哪里拍卖，所卖的全是药水。我暗想这件事好奇怪，既然药房倒了，只有召人盘受，哪里好拍卖得来；便是那个买的，他不是开药房，一单一单的药水买去，做什么呢。正在想着，只见他又指着两箱蓝玻璃瓶的来叫拍。我吃了一惊，暗想外国药房的规矩，蓝瓶是盛毒药的，有几种还是轻易不肯卖，必要外国医生开到药方上才肯卖的，怎么也胡乱拍卖起来呢。此时我身上还有正事，不便多耽搁，只看了一看，便走了。

下午时候，回到名利栈。晚上没事，广利船还没有开行，何理之便到我房里来谈天。他嘴里有的没的乱说，一阵说什么把韭菜带到新加坡，要卖一块洋钱一片菜叶；新鲜荔枝带到法兰西，要卖五个法郎一个；又是什么播威表，在法兰西只卖半个法郎一个。他只管乱说，我只管乱听，也不同他辩论。后来我说起药房拍卖一节，很以为奇。理之拍手道：“拍卖了么？可惜我不知道，不然，我倒要去和他记一记帐，看他还捞得回几个。”我道：“这药房倒帐的情形，想是你知道了？”理之道：“倒帐的有甚希奇！这是一个富而不仁的人，遭了个大骗子。这位大富翁姓荀，名叫鸢楼，本来是由赌博起家；后来又运动了官场，包收什么捐，尽情剥削。我们广东人都恨得他了不得。”我道：“他不是广东人么？”理之道：“他是直隶沧州人，不过在广东日子长久，学会说广东话罢了。他剥削的钱，也不知多少了。忽然一天，他走沙基经过，看见一个外国人，在那里指挥工匠装修房子，装修得很是富丽，不知要开什么洋行，托了旁人去打听，才知道是开药房的。那外国人并不是外国人，不过扮了西装罢了，还是中国的辽东人呢。这荀鸢楼听说他是辽东原籍，总算同是北边人，可以算得同乡，便又托人介绍去拜访他。见面之后，才知道他姓祖，《貳臣传》上祖大寿之后，单名一个武字；从四五岁的时候，他老子便带了他到外国去，到了七八岁时，便到外国学堂里去读书，另外取了个外国的名字，叫做Cove。后来回到中国，又把他译成中国北边口音，叫做劳佛，就把这劳佛两个字做了号。他外国书读得差不多了，便到医学堂里去学西医。在外国时，所有往来的中国人都是广东人，所以他倒说了一口广东话，把他自己的辽东话，倒反忘记个干净了。等在医学堂毕业出来，不知在哪里混了两年，跑到这里来，要开个药房。恰好这荀鸢楼是最信用西药的，两人见面之下，便谈起这件事。荀鸢楼问他药房生意有多少利息。劳佛道：‘利息是说不定的，有九分利的，也有一二分利的，然而总是利息厚的居多，

通扯起来，可以算个七分利钱。’荀莺楼道：‘照这样说，做一万银子生意，可以赚到七千了。不知要多少本钱？’劳佛道：‘本钱哪里有一定的，外国的大药房，几十万本钱的不足为奇。’荀莺楼道：‘不知你开这个打算多少？’劳佛道：‘我只备了五万资本。’荀莺楼道：‘比方有人肯附点本钱，可能附得进去？’劳佛道：‘这有什么不可的。’荀莺楼道：‘那么我打算附十万银子如何？’劳佛满口答应，便道：‘如此我便扩张起来。’他两个因此成了知己。

不多几天，荀莺楼划了十万银子来，又派了一个帐房来。劳佛便取出一扣三千银子往来的庄折，叫他收存，要支什么零用，只管去取。从此铺里一切杂用，劳佛便不过问，天天只忙着定货催货，铺里慢慢的用上十多个伙计。劳佛逐一细问，却没有一个懂得外国话，认得外国字的。荀莺楼闻得，便又荐了一个懂洋文的来；劳佛考他一考，说是他的工夫不够用，不要。又道：‘不过起头个把月忙点，关着洋文的事，我一个人来就是了。’荀莺楼见他习勤耐劳，倒反十分敬重他起来。过得个把月，劳佛对荀莺楼道：‘我的五万资本，因为扩充生意起见，已经一齐拿去定了货了。尊款十万，我托个朋友拿到汇丰存了。我本要存逐日往来的，谁知他拿去给我存了六个月期，真是误事！昨日头批定货到了，要三万银子起货，只得请你暂时挪一挪，好早点起了出来，早点开张。’荀莺楼满口答应，登时划了过来。到了明天，果然有人送来无数箱子，方的、长的，大小不等。劳佛督率各小伙计开箱，开了出来，都是各种的药水，一瓶一瓶的都上了架，登时满坑满谷起来；后来陆续再送来的，竟来不及开了，开了也没有架子放了，只得都堆到后头栈房里去，足足堆了一屋子。荀莺楼也来看热闹，又一一问讯，这是什么，那是什么，劳佛也一一告诉了。

正在忙乱之际，忽然一个电局信差送来一封洋文电报，劳佛看了失惊道：‘怎么就死了！唉！这便怎么处！’荀莺楼忙问死了什么人。劳佛把电报递给他，他看了，是一字不认得的。劳佛便告诉地道：‘香港大药房里一个总理配药的医生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将来我这里有多少事，还靠他帮忙呢，谁知他今天死了。他的遗嘱，他死后，叫我去暂时代理他的职业。在交情上，又不得不去；这一去，最少也要三个月，那外国派来的人才得到，这里又有事，怎样呢？’荀莺楼也梭住了。劳佛想了一想道：‘这样罢，我到香港去找一个配药的人，到这里代了我吧。’帐房道：‘这里没有人懂话，怎样办呢？’劳佛道：‘这个不要紧，我找一个懂中国话的来。十分找不着，我叫他带一个西崽来；你们要和他说话，只对西崽说就是。好在只有三个月，我就来的。’荀莺楼问他香港那大药房是什么招牌，劳佛叽叽咕咕说了个外国名字道：‘中国

名字叫什么,我也记不大清楚了,等到了那里,写信来通知,以便通信吧。我今天要坐晚轮船去了。’说罢,取出许多外国字纸来,交代给帐房,一一指点:这一迭是燕威士,这个货差不多就要到的了;这一迭是定单,这里面那几张是电定的,那几张是信定的;洋行里倘有燕威士送来,便好好收下,打还他回单图书。又拿出一扣折子来,十分慎重的交说道:‘这就是我那误事朋友,低存汇丰的十万银子的存折,是……哪一天存的,扣到……哪一天,便到了六个月期,你便去换上一个逐日往来的折子,以便随时应用。’荀莺楼拿起折子一看道:‘怎么我存汇丰的存折,不是这个样子?’劳佛道:‘汇丰存折本来有两种:一种用给中国人的,一种用给外国人的。我这个是托一个外国朋友去存的,所以和用给中国人的两样了。’劳佛交代清楚,也不带什么行李,只提了一个大皮包,便匆匆上晚轮船到香港去了。

这里一等五六天,杳无音信,看见货物堆满了一铺子,不便久搁,只得先行开张。谁知开张之后,凡来买药水的,无有一个不来退换;退换去后,又回来要退还银子。原来那瓶子里,全是一瓶一瓶的清水;除了两箱林文烟花露水,和两箱洋胰子是真的,其余没有一瓶不是清水;帐房大惊,连忙通知荀莺楼,叫他带了懂洋文的人来,查看各种定单燕威士,谁知都是假造出来的。忙看那十万银子存折时,哪里是什么汇丰存折,是一个外国人用的日记簿子。这才知道遇了骗子,忙乱起来,派人到香港寻他,他已经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再查那栈房里的货箱,连瓶也没有在里面,一箱箱的全是砖头瓦石,所以要拍卖了这些瓶,好退还人家房子啊。”我道:“这个什么劳佛,难道知道姓荀要来兜搭他,故意设这圈套的么?”理之道:“这倒不见得。他是学医生出身,有意是要开个药房,自己顺便挂个招牌行道,也是极平常的事;等到无端碰了这么个冤大头,一口便肯拿出十万,他便乐得如此设施了。象这样剥削来的钱,叫他这样失去,还不知多少人拍手称快呢。”正是:悖人自应还悖出,且留快语快人心。未知后事如何,且待下回再记。



第五十六回 施奇计奸夫变凶手 翻新样淫妇建牌坊

何理之正和我谈得高兴，忽然一个茶房走来说道：“何先生，去天字码头看杀人不去？帐房李先生已经去了。”何理之道：“杀人有什么好看，我不去。但不知杀什么人？”茶房道：“就是杀那个什么苦打成招的夏作人。”何理之道：“我不看。”那茶房便去了。我问道：“什么苦打成招的？岂不是一个冤枉案子么？”理之道：“论情论理，这个夏作人是可杀的。然而这个案子可是冤枉得很，不过犯了和奸的案子，怎么杀得他呢。”我不觉纳闷道：“依律，强奸也不过是个绞罪，我记得好象还是绞监候呢！怎么就罗织成一个斩罪？岂不是一件怪事！”理之道：“这是奸妇的本夫做的圈套。说起来又是一篇长话：这夏作人是新安县人氏，捐了一个都司职衔。平日包揽词讼，无恶不作，横行乡里，欺压民懦，那不必说了；更欢喜渔猎女色。因此他乡里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恨他如切骨的了。我们广东地方，各乡都设一个公局，公举几个绅士在局里，遇了乡人有什么争执等事，都由公局绅士议断。这夏作人又是坐了公局绅士的第一把交椅，你想谁还敢惹他？他看上了本乡一个婆娘，这婆娘的丈夫姓李，单名一个壮字，是在新嘉坡经商的，每年二三月回来一次，历年都是如此的。夏作人设法和那婆娘上了手之后，只在李壮回家那几天是避开的，李壮一走他就来了，犹如是他的家一般。左右邻里，无有一个不知道的。就是李壮回来，也略有所闻，不过拿不着凭据。

有一回，李壮有个本家，也到新嘉坡去，见了李壮，说起这件事，说的千真万真，并且说夏作人竟是住在他家里。李壮听了，忿火中烧，便想了一个计策，买了一对快刀，两把是一式无异的，便附了船回家。这李壮本来是一个窃贼出身，飞檐走壁的工夫是很熟的。从前因为犯了案，官府要捉他，才逃走到新嘉坡，改业经商，居然多了几个钱。后来事情到冷了，方才回家乡来娶亲的。他此番回到家乡，先不到家，在外面捱到天黑，方才掩了回去。又不进门，先耸身上屋，在天窗上望下一看，果然看见夏作人在那里和那婆娘对面说话，犹如夫妻一般。他此时若跳了下去，一刀一个，只怕也杀了。他一来怕夏作人力大，杀他不动；二来就是杀了，也要到官报杀奸，受了讼累，还要把一顶戴过的

绿帽子晾出来。所以他未曾回来之先，已预定下计策。此时看得真切，且不下去，跳至墙外，走到夏作人家里，逾墙而入，掩到他书房里，把所买的一对刀，取一把放在炕床底下，方才出来，一径回家去打门。里面问是哪个，李壮答应一声。那婆娘认得声音，未免慌了，先把奸夫安顿，藏在床背后，方才出来开门。李壮不动声色的道：‘今天船到得晚了，弄到这个时候才到家，晚饭也不曾吃。’他婆娘听了，便去弄饭。一面又问他为什么这一回不先给一个信，便突然回来。李壮道：‘这回是香港一家素有往来的字号，打电报叫我到香港去的，所以不及给信。’婆娘到厨下去了，很不放心，恐防李壮到房里去，看见了奸夫。喜得李壮并不进去，此时七月天气，他只在院子里摇着蒲扇取凉。一会儿饭好了，婆娘摆开了几样家常小菜，端了一壶家藏旧酒，又摆了两份杯箸。李壮道：‘怎么只摆两份？再添一份来。’婆娘道：‘我们只有两个人，为甚要三份？’李壮笑道：‘你何必瞒我！放着一个夏老爷在房里，难道我们两个好偏了他么？’这一句话，把婆娘吓得面如土色，做声不得。李壮又道：‘这个怕什么！有什么要紧！我并不在这个上头计论的。快请夏老爷出来，虽然家常便饭，也没有背客自吃之理啊。’

那夏作人躲在里面，本来也有三分害怕，仗着自己气力大，预备打倒了李壮，还可以脱身；此刻听了他这两句话，越发胆壮得意，以为自己平日的威福足以慑服人，所以李壮虽然妻子被我奸了，还要这等相待。于是昂然而出。及至见了面，不知不觉的，也带了三分羞惭。倒是李壮坦然无事，一见了面，便道：‘夏老爷，违教许久了。舍下一向多承照应，实在感激！’夏作人连道：‘不敢，不敢！’李壮便让坐吃酒。那婆娘倒是羞答答起来。李壮正色道：‘你何必如此！我终年出门在外，家中没人照应，本不是事，就是我在外头，也不放心。得夏老爷这种好人肯照应你，是最好的了。你总要和我不在家时一样才好，不然，就同在一处吃饭，也是乏味的。’又对夏作人道：‘夏老爷，你说是不是呢。难得你老人家赏脸，不然，这一乡里面，夏老爷要看中谁，谁敢道个不字呢！’一席话说得夏作人洋洋得意。李壮又殷勤劝酒。那婆娘暗想：‘这个乌龟，自己情愿拿绿帽子往脑袋上磕，我一向倒是白耽惊怕的了。’于是也有说有笑起来。夏作人越是乐不可支，连连吃酒。李壮又道：‘可笑世上那些谋杀亲夫的，我看他们都是自取其祸。若象我这样，夏老爷，你两口子舍得杀我么？’婆娘接口道：‘天下哪里有你这样好人！’李壮笑道：‘我也并不是好人，不过想起我们在外头嫖，不算犯法的，何以你们就养不得汉子呢。这么一想，心就平了。’夏作人点头道：‘李哥果然是个知趣朋友。’

说话间，酒已多了。李壮看夏作人已经醉了，便叫婆娘盛饭，匆匆

吃过，婆娘收拾开去。夏作人道：‘李哥，我要先走了。你初回来，我理当让你。’李壮道：‘且慢！我要和你借一样东西呢。’夏作人道：‘什么东西？’李壮道：‘这件事，我便不计较，只是祖宗面上过不去。人家说：家里出了养汉子的媳妇，祖宗做鬼也哭的。除非把奸夫捉住，剪了他的辫子，在祖宗跟前，烧香禀告过，已经捉获奸夫，那祖宗才转悲为喜呢。夏老爷跟前，我不敢动粗，请夏老爷自己剪下来，借给我供一供祖宗。’夏作人愕然道：‘这个如何使得！’李壮忽然翻转了脸，飏的一声，在裤带上拔出一枝六响手枪，指着夏作人道：‘你偷了我老婆，我一点不计较，还是酒饭相待，此刻和你借一条无关痛痒的辫子也不肯！你可不要怪我，这枝枪是不认得人的！’这一下把夏作人的酒也吓醒了。要待不肯时，此时酒后力乏，恐怕闹他不过。况且他洋枪在手，只要把机簧一扳，就不是好顽的了。只得连连说道：‘给你，给你！只求你剪剩二三寸，等我好另外装一条假的；不然，怎样见人呢。’李壮重新把洋枪插向裤带上道：‘这个自然。难道好齐根剪下么？方才卤莽，夏老爷莫怪。’说罢，叫婆娘拿剪子来，走向夏作人身后，提起辫子。夏作人道：‘稍为留长一点。’李壮道：‘这个自然。’嘴里便这样说，手里早飏的一声，把那根辫子贴肉齐根的剪了下来。夏作人觉着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只得快快而去，幸喜时在黑夜，无人看见，且等明日再设法罢了。

李壮等他去后，便打开一个皮包，叫那婆娘道：‘你来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’婆娘走过去弯腰看时，他飏的一声，拔出一把一尺四五寸长的雪亮快刀，对准喉咙，尽力一刺。那婆娘只喊得一声‘噯’，那‘呀’字还不曾喊出来，便往前倒了下去。李壮又在左手上、左肋上，搨了几刀，那婆娘便一缕淫魂，望鬼门关去了。李壮却拿夏作人的辫子，缠在死婆娘的右臂上；把剪下来的一头，给她握在手里。才断气的时候，手足还未全僵，李壮代他握了头发；又拿刀搨了他握发的手两刀；又拿自己的手握住他的手，等他冻僵了才放。安置停当，把自己身上整理洁净，已是三更多天了。他提了带回来的皮包，走了出来，把门反掩了，走出村外一间破庙里，胡乱歇了一夜。

到天明起来，提了皮包，仍然走回家里。昨夜他回来时，是在黑夜，乡下人一到了断黑时，便家家关门闭户的了；却又起来极早，才破天亮，便家家都起来了，赶集的，耕田的，放牛的，往来的人已是络绎不绝，所以他提着皮包入村，大家都看见他了。都拱手招呼，说：‘李哥回来了，几时到的？我们都惦记你呢。新嘉坡生意可好？你发财啊。’李壮道：‘今天一早到的。承记挂，多谢！我托福还好！’如此一路招呼到家，一村的人，都知道李壮今天回来了。到得门前，那左右邻居，也是一般的招呼，却是捏了一把汗，知道夏作人准在里面，今番只怕要

撞破了！看着他举手，轻轻叩了两下门，不见答应；又叩了两三下，仍然没人答应。李壮道：‘怎么这个时候，还不起来呢？’用力打了一下，那门呀的一声开了，原来是虚掩着的。李壮假装成诧异的样子道：‘唔！’一面走了进去。不一会，忽然大呼小叫的走了出来道：‘不好了！我的女人给人杀死了！’众人听说，老大吃了一惊，都纷纷进去。看见他手里握着一条辫子，鲜血满地，身上伤了七八刀。个个都称奇道怪。一面先惊动了地保，先去报官。李壮一面奔到公局，求众绅士作主。

这天众绅士都到了，单少了个夏作人。众绅听见说地方出了命案，便叫人去请他。一会回来说，夏老爷有点感冒，不能出来。李壮道：‘我是今天才回来的，平空遇了这件事，不得主意。向来地方上有事，都是夏老爷做主的，偏偏他又病了；他既然是感冒避风，说不得请众位老爷带着我到他府上，求个主意的了。’众人见是人命大事，便同了李壮到夏家来。夏作人仍旧不肯相见，说是在上房睡了，不能起来。众人道：‘今天地方上出了命案，夏老爷不能起来，我们也要到上房去相见的了。’说罢，也不等传报，一齐踱了进去。只见夏作人睡在床上，盖上一床夹被窝，脸向外躺着。众人告诉这件事，他这一吓，非同小可，脸色登时大变起来，嘴里装着哼哼之声，没有半句说话，却拿双眼看着李壮。李壮故意走到床前道：‘夏老爷是什么病？可有点发烧？’说罢，伸手在他额上去摸，故意摸到脑后，说一声‘噯呀！’回头对众人道：‘我的死女人，手里握了一条辫子，此刻夏老爷的辫子是齐根没了的，莫非杀人的是夏老爷？’众人听说，吃了一惊，一拥上前去看。李壮不顾众人，便飞奔到县里去击鼓鸣冤，说夏作人杀人。

知县官方才得了地保的报，正要去验尸，问了李壮口供，便带了仵作，出城下乡相验。官看了这个情形，明明是拒奸被杀，倒不觉对着那尸首肃然起敬。验过之后，叫取下辫子带回去，顺路去拜夏绅士。投帖进去，回来说挡驾。官怒道：‘有人告了他在案，我不传他，亲来拜他，他倒装模做样起来了！莫非是情虚么？’说着，不等请，便自下轿进来。这夏作人喜欢结交官场，时常往来，所以他家里的路，官也走熟了，不用引导，便到书房坐下。那官本来听了李壮说夏作人没了辫子，所以要亲来察看的，如何肯空回去。夏作人没法，又不曾装好假辫子，只得把老婆的髭子打了一条假辫，装在凉帽箍里面；匆忙之间，又没有辫绳子，将就用一根黑头绳打了结，换上衣冠，出来相见。因为有了亏心的事，脸色未免一阵红、一阵白，知县已是疑心。相见过后，分宾坐定。官有心要体察他，便说道：‘天气热得很，我们何妨升冠谈谈。’说着，自己先除了帽子。夏作人忙说‘不必’，脸上的汗，却直流下来。偏偏那官带来装烟的小跟班，把烟窝掉在地下，低头去拾，一瞥眼看

见炕底下一把雪亮的刀，不觉失惊道：‘这个刀是杀人的啊！’夏作人方在那里说‘不必不必’，忽听了这句话，猛然吃了一惊道：‘哪里有什么刀？’小跟班道：‘炕底下的不是么。’说着，走进弯腰伸手拾了起来。夏作人此时心虚已经到了极点，一看见了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汗如雨下，不觉战抖起来，说道：‘这……这……这是谁……谁放在这里的？这……这……这不是我的啊！’这个时候，恰好一个家人在夏作人背后，把他辫子捏了一捏，觉得油腻腻的；因回道：‘夏老爷的辫子是假的。’知县顿时翻了脸，喝叫把他带了衙门里去，这把凶刀也带了去。说着，先出来上轿去了。

回到衙门，把凶刀和尸格一对，竟是一丝不走的。不由分说，先交代动公事详革了他的职衔，便坐堂提审。夏作人供道：‘这妇人向来与职员有奸的。’只说得这一句，官喝住了，喝叫先打五十嘴巴。打完了，才说道：‘这妇人明明是拒奸被杀的，我见了她还肃然起敬，你开口便诬蔑她，这还了得！这五十下是打你的诬蔑烈妇！’又喝再打五十。打完了，又道：‘你犯了法，这个职衔经本县详革了，你还称什么职员？有什么话，你讲！’夏作人道：‘小人和这已死妇人，委实一向有奸的。’官大怒道：‘你还要诬蔑好人！’喝再打一百嘴巴。打得夏作人两腮红肿，牙血直流。又供道：‘这妇人不是小人杀的，青天大老爷冤枉！’官怒道：‘你不杀他，你的辫子，怎么给他死握着？’夏作人要把昨夜的情由叙出来，无奈这个官不准他说和妇人犯奸，一说着，便不问情由，先打嘴巴，竟是无从叙起。又一时心慌意乱，不得主意，只含糊辩道：‘这条辫子怕不是小人的。’官叫差役拿辫子在他头上去验，验得颜色粗细，与及断处痕迹，一一相符。从此便是跪铁链、上夹棍、背板凳、天平架，没有一样不曾尝过，熬不过痛苦，只得招了个‘强奸不遂，一时性起，把妇人杀死；辫发被妇人扭住，不能摆脱，割辫而逃’。于是详上去，定了个斩决。上头还夸奖他破案神速，他又敬那婆娘节烈，定了案之后，他写了‘节烈可风’四个字，做了匾，送给李壮悬挂。又办了祭品，委了典史太爷去祭那婆娘；更兼动了公事，申请大宪，和那婆娘奏请旌表，乞恩准其建坊。今天斩决公文到了，只怕那请旌的公事，也快回来了。”正是：世事何须问真假，内容强半是糊涂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五十七回 充苦力乡人得奇遇 发狂怒老父责顽儿



理之述完了这件事，我从头仔细一想，这李壮布置的实在周密狠毒，因问道：“他这种的秘密布置，外头人哪里知得这么详细呢？”何理之道：“天下事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何况我们帐房的李先生，就是李壮的胞叔，他们叔侄之间，等定过案之后，自然说起，所以我们知的格外详细。”说话之间，已到了吃饭时候，理之散去。我在广东部署了几天，便到香港去办事，也耽搁了十多天。

一天，走到上环大街，看见一家洋货店新开张，十分热闹。路上行人，都啧啧称羨，都说不料这个古井叫他淘着。我虽然懂得广东话，却不懂他们那市井的隐语，这“淘古井”是什么？听了十分纳闷。后来问了旁人，才知道凡娶着不甚正路的妇人如妓女、寡妇之类一做老婆，却带着银钱来的，叫做“淘古井”。知道这件事里面，一定有什么新闻，再三打听，却又被我查着了。

原来花县地方，有一个乡下人，姓恽，名叫阿来，年纪二十多岁，一向在家耕田度日，和他老子两个，都是当佃户的。有一天，被他老子骂了几句，这恽来便赌气逃了出来，来到香港，当苦力度日。这“苦力”两个字，本来是一句外国话Coolie，是扛抬搬运等小工之通称。广东人依着外国音，这么叫叫，日子久了，便成了一个名词，也忘了他是一句外国话了。恽来当了两个月苦力之后，一天，公司船到了，他便走到码头上去等着，代人搬运行李，好赚几文工钱。到了码头，看见一个咸水妹（看官先要明白了“咸水妹”这句名词，是指的什么人？香港初开埠的时候，外国人渐渐来的多了，要寻个妓女也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生的相貌和我们两样，那时大家都未曾看惯，看见他那种生得金头发，蓝眼睛珠子，没有一个不害怕的，那些妇女谁敢近他。只有香港海面那些摇舢舨的女子，他们渡外国人上下轮船，先看惯了，言语也慢慢的通了，外国人和她们兜搭起来，她们自后就此为业了。香港是一个海岛，海水是咸的，他们都在海面做生意，所以叫他做“咸水妹”。以后便成了接洋人的妓女之通称。这个“妹”字是广东俗话，女子未曾出嫁之称，又可作婢女解。现在有许多人，凡是广东妓女，都叫他做“咸水妹”，那就差得远了。）——这咸水妹从公司轮下来，跨上舢

舢舨，摇到岸边，恰好碰见恽来，便把两个大皮包交给他。问他这里哪一家客栈最好，你和我扛了送去，我跟着你走。恽来答应了，把一个大的扛在肩膀上，一个稍为小点的提在手里，领着那咸水妹走。走到了一处十字路口，路上车马交驰，一辆马车，在恽来身后飞驰而来，几乎马头碰到身上；恽来急忙一闪，那边又来了一辆，又闪到路旁。回头一看，不见了那咸水妹，呆呆的站着等了一会，还不见到。他心中暗想：这里面不知是什么东西？她是从外国回来的，除了这两个皮包，别无行李，倘然失了，便是一无所有的了，只怕性命也要误出来，这便怎么处呢。想了半天，还不见来，他便把两个皮包送到大馆里去。——旅香港粤人，称巡捕房为大馆。——一径走到写字间，要报明存放，等失主来领。谁知那咸水妹已经先在那里报失了，形色十分张皇，一见了恽来，登时欢喜的说不出来，一迭连声说：“你真是好人！……”巡捕头问恽来——来做什么？那咸水妹表明她不见了物主，送来存放待领的话，巡捕头道：“那么你就仍旧叫他给你拿了去吧。”

于是两个出了大馆，寻到了客栈，拣定了房间。咸水妹问道：“你这送一送，要多少工钱？有定例的么？”恽来道：“没有什么定例。码头上送到这里，约莫是两毫子左右。——粤人呼小银元为毫子。——此刻多走一次大馆，随你多给我几文吧。”咸水妹给他三个毫子。他拿了，说一声“承惠”！——承惠二字是广东话，义自明。——便要走。咸水妹笑道：“你回来。这两个皮包，是我性命交关的东西，我走失了，你不拿了我的去，还送到大馆待领，我岂有仅给你三个毫子之理，你也太老实了。”说罢，在一个小皮夹里，取出五个金元来给他。恽来欢喜的了不得，暗想我自从到香港以来，只听见人说金仔，——粤人呼金元为金仔——却还没有见过。总想积起钱来，买他一个顽顽，不料今日一得五个。因说道：“这个我拿回去不便当。我住的地方人杂得很，恐怕失了，你有心给我，请你代我存着吧。”咸水妹道：“也好。你住在哪里？”恽来道：“我住在苦力馆。——小工总会也，粤言。——每天两毫子租钱，已经欠了三天租了。”咸水妹又在衣袋里，随意抓了十来个毫子给他。恽来道：“已经承惠了五个金仔，这个不要了。”咸水妹道：“你只管拿了去。你明天不要到别处去了，到我这里来，和我买点东西吧。”恽来答应着去了。

次日，他果然一早就来了。咸水妹见他光着一双脚，拿出两元洋钱，叫他自己去买了鞋袜穿了。方问他汇丰在那里，你领我去。他便同着咸水妹出来。在路上，咸水妹又拿些金元，向钱铺里兑换了墨银。一路到了汇丰，只是那咸水妹取出一张纸，交到柜上，说了两句话，便带了他一同出来，回到客栈。因对他说道：“我住在客栈里，不甚便当。你

没有事,到外面去找找房子去,找着了,我就要搬了。”又给他几元银道:“你自己去买一套干净点衣服,身上穿的太要不得了。”恽来答应着,便出去找房子。他当了两个多月苦力,香港的地方也走熟了,哪里冷静,哪里热闹,哪里是铺户多,哪里是人家多,一一都知道的了。出来买了衣服,便去寻找房子,绕了几个圈子,随便到小饭店里吃了午饭;又走了一趟,看了有三四处,到三点钟时候,便回到客栈。劈面遇见咸水妹,从栈里出来。恽来道:“房子找了三四处,请你同去看看哪一处合式?”咸水妹道:“我此刻要到汇丰去,没有工夫。”说着,在衣袋里取出房门钥匙,交给他道:“你开了门,在房里等着吧。”说罢,去了。恽来开门进房,趁着此时没有人,便把衣裤换了。桌上放着一面屏镜,自己弯下腰来一照,暗想我不料遇了这个好人,天下哪里有这便宜事?此刻我身上的东西,都是她的了。不过代她扛送了一回东西,便赚了这许多钱。想着,又锁了房门,把两件破衣裤拿到露台上洗了,晾了,方才下来。恰好咸水妹回来了,手里提着一个皮包,两个人扛着一个保险铁柜送了来。恽来连忙开了门,把铁柜安放妥当。送来的人去了。咸水妹开了铁柜,把小皮包放进去;又开了那两个大皮包,取了好些一包一包的东西,也放了进去;又开了一个洋式拜匣,检了一检,取了一个钻石戒指带上,方才锁起来。恽来便问去看房子不去,又把买衣服剩下的钱缴还。咸水妹笑道:“你带在身边用吧。我也性急得很,要搬出去,我们就去看看吧。”

于是一同出来,去看定了一处,是三层楼上,一间楼面。讲定了租钱,便交代恽来去叫一个木匠来,指定地方,叫他隔作两间,前间大些,后间小些,都要装上洋锁;价钱大点都不要紧,明天一天之内,定要完工的。木匠听说价钱大也不要紧,能多赚两文,自然没有不肯的了。讲定之后,二人仍回到客栈里。恽来看见没事,便要回去。咸水妹道:“你去把铺盖拿了来,叫栈里开一个房,住一夜吧。从此你就跟着我帮忙,我每月还给你工钱,不比做苦力轻松些么?”恽来暗想我是什么运气,碰了这么个好人。因说道:“我本来没有铺盖,一向都是和人家借用的。”咸水妹道:“那么你就不要去了。”一会,茶房开了饭来,咸水妹叫多开一客,一会添了来,咸水妹叫恽来同吃。恽来道:“那不行,你吃完了我再吃。”咸水妹道:“这有什么要紧。我请你来帮忙,就和请个伙计一般,并不当你是个下人。”恽来只得坐下同吃,却只觉着坐立不安。

吃过了晚饭,已是上火时候。咸水妹想了一想,便叫恽来领到洋货铺里去,拣了一张美国红毡,便问恽来这个好不好?恽来莫名其妙,只答应好。咸水妹便出了十八元银,买了两张。又拣了一床龙须席,问

恽来好不好？恽来也只答应是好的。咸水妹也买了。又买了一对洋式枕头，方才回栈，对恽来道：“你叫茶房另外开一个房，你拿这个去用吧。你跑了一天，辛苦了，早点去睡。”恽来大惊道：“这几件东西，我看着买了二十多元银，怎么拿来给我？我没有这种福气！只怕用了一夜，还不止折短一年的命呢！”咸水妹笑道：“我给了你，便是你的福气，不要紧的，你拿去用吧。”恽来推托再三，无奈只得受了。叫茶房另外开一间房，把东西放好；恐怕自己身上脏，把东西都盖脏了，走上露台自来水管地方，洗了个澡，方才回房安睡。一夜睡的龙须席，盖的金山毡，只喜得个心痒难挠，算是享尽了平生未有之福。酣然一觉，便到天亮。咸水妹又叫他同去买铁床桌椅，及一切动用家私，一切都送到那边房子里去。又叫恽来去监督着木匠赶紧做，“我饭后就要搬来的”。恽来答应去了。到了午饭时候，便回栈吃饭。吃过饭，便算清房饭钱，叫人来搬东西。恽来道：“只要叫一个人来，我帮着便抬去了，只有这铁箱子重些。”咸水妹道：“我请你帮忙，不过是买东西等轻便的事；这些粗重的事不要你做，你以后不要如此。”于是另外叫了苦力，搬了过去。那三四个木匠，还在那里砰砰匐匐的做工，直到下午，方才完竣。两个人收拾好了。——陈设起来。把恽来安置在后间，睡的还是一张小铁床。又到近处包饭人家，说定了包饭。从此恽来便住在咸水妹处，一连几个月，居然“养尊处优”的，养得他又白又胖起来。然而他到底是个忠厚人，始终不涉于邪，并好象不知那咸水妹是女人似的。那咸水妹也十分信他，门上配了两个钥匙，一人带了一个，出入无碍的。

一天，恽来偶然在外面闲行，遇见了一个从前同做苦力的人，问道：“老恽，你好啊！几个月没看见，怎么这样光鲜了？哪里发的财？”恽来终是个老实人，人家一问，便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。那人一棱道：“你和她有那回事么？”恽来愕然道：“是哪一回事？”那人知道他是个呆子，便不和他多说，只道：“这是从金山发财回来的，铁柜里面不知有多少银纸，——粤言钞票也。——好歹捞他几张，逃回乡下去，还不发财么？何必还在这里听使唤，做他的西崽？”恽来听了，心中一动，默然无言，各自分散。回到屋里，恰好那咸水妹不在家，看看桌上小钟，恰是省河轮船将近开行的时候。回想那苦力之言不错，便到咸水妹枕头边一翻，翻出了铁柜钥匙，开了柜门，果然横七竖八的放了好几卷银纸。恽来心中暴暴乱跳，取了两卷；还想再取，一想不要拿得太多了，害得没得用。又怕她回来碰见，急急的忘了关上柜门，忙忙出来，把房门顺手一带；喜得房门是装了弹簧锁的，一碰便碰上了。恽来急急走了出来，径登轮船，竟回省城去了。

回到省城，又附了乡下渡船，——犹江南之航船也。——回到花